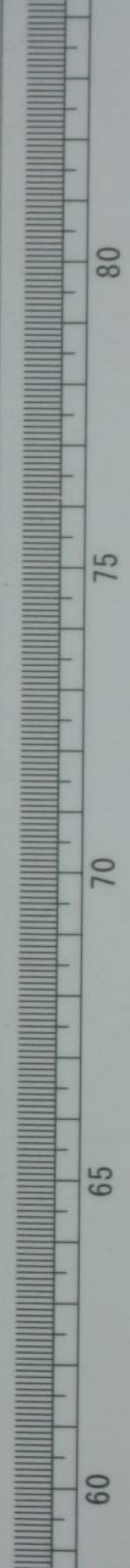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695
21



文庫 11
A 1695
21

近世偉人傳

陳希夷書



近世偉人傳

叢書乃編卷上題詞

一

蒲生重章

明治廿八年八月新鐫

蒲生重章著

近世偉人傳

青天白日樓藏梓

發亭曰余
無官勲而
天錫尊爵
豈賞扶持
斯文修私
史耶優游
拜錫善飲
善睡似希
夷長睡賦
二絕以自
祝

靈樞香程海如對
空教函窓好
夢周王寵裝亭
錫尊爵
醉江廣又睡鄉
侯不著衣冠
睡猶濃華山
交士是英雄
近
車我亦乃仙
訣長在醴
醴
中

聶亭函



聶亭題



三條梨堂相
公松平春岳
公每拙著成
輒賜覽觀今
二公並竟不
勝知己之感
因以岳公尺
牘為題詞茶
公則嘗賜園
風今欲刻表
已為人所奪
殊為遺憾

老紅稚綠
候先生
何健凍
先生
市竹
或

近世偉人傳 禮集初編卷上題同 三 蒲生氏村

日く、信ら先 巧者ありては

ありては、あつては、あつては

あつては

あつては

あつては

あ

蒲生氏村の書

出題

玉川之水兮、洋洋何美、青芝之山兮、幽

函以閑、其下有密兮、先憂後樂、是也、

雲之吹者兮、感乎晚翠、之傲、雲暮

兮、朝兮、於焉、道遙、梓兮、絃之、琴

兮、引壺觴、臣自斟、究九經兮、以

終一生、嗟天之厚兮、錫我此七友

七友圖歌

自費道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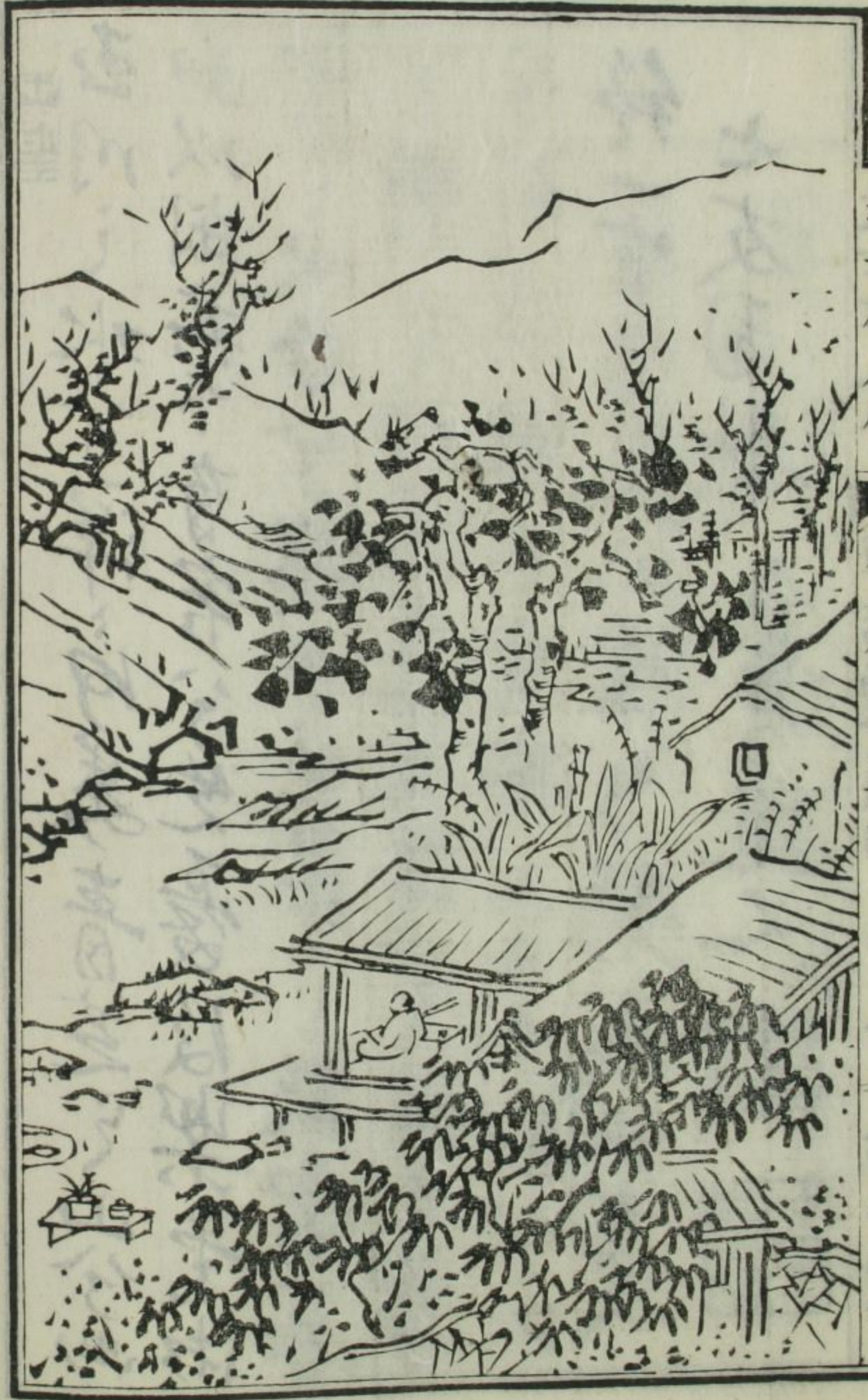


近世偉人傳 禮集初編卷上題同 三 蒲生氏村



竹
本

聖
皇
天
子
御
宇



七
位
人
傳
禮
集
禮
集
一
是
言
三
一
三
才

阪路窮途山門出之臨軒以散法
 然系家堵壁圍三百以年更業相
 占一邱五士英靈在國社分人奇
 構從可洋樓城中一靜境尤難得
 歲角滿足形象院檻法
 是滿生夫子書二今半坂上新水
 鍾美之如新
 重石畫

伏後

獲稻記錄以代自序

癸巳春余新築書庫。巧者和泥以藁塗壁。藁中有米粒。至梅雨中生芽。壁上蒼蒼然。余拔之種池邊。皆能生長。結實。今茲甲午春。又播其實池邊。培之以鷄糞。苗勃然生長。五尺餘。垂穗離離。一穗結實二百三四十粒。真有秋矣。昔者詩人咏后稷之穡云。實方實苞。實種實稂。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粟。余今親見之。以為樂。且告子弟曰。培養之功。蓋如此。汝輩善讀。庫中書。其效亦猶如此。孔子曰。苗而有不秀者。夫有秀而不實者。夫。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

韻法學繼

成齋曰馬
可得作薄亦

熟不如萬稗汝輩其識之是歲十一月八日獲稻畢
乃記又從而歌曰稻之長兮其穗穰穰兮稻之熟兮
其實蠹蠹兮道人躬稼兮講讀之暇兮焉得為春酒
兮以燕吾友兮七月詩云十月獲稻為此春酒
重野成齋曰連用經語而單簡一二句為之斷案
妙甲午十二月拜觀
岡田后得曰世人多東坡所謂不種而獲之徒一
讀此文可以發深省焉

蘭曰孟獻
子百乘之
家也有友
五人焉耳
先生則有
七友是天
吉所以佑
吉人也歆

又曰百鬼
夜行
豐島洞
曰一堂有

○七友園四時雜興偉人傳之成七友之功居多焉

簪笏拋來十八年。有何樂事輒欣然。山水琴書松竹
酒。是吾七友足周旋。
塵世回頭事々睽。林泉深處卜幽栖。先生近况人如
問。七友園中醉似泥。
耳目聰明過六十。登山健步未須藜。提攜七友終年
醉。今我不遊菴噬臍。
賢哉漢代二疏子。會友觀花日醉歌。憐彼紛紛逐利
輩。鐘鳴漏盡夜行多。
梅花落盡櫻花發。知是天公助我吟。但得青樽長在

近世律人專
禮集初編卷二題詞
六
蒲生氏梓

酒盈樽孰
如此樂對
酌在座如
如何

又曰同在
春色中非
間雅士不
得占春色
結句優麗

遊世傳
禮集初卷上題詩
六
蒲生氏
座那須囊裡貯黃金
春風鎮日鎖衡門。雖是城中也似村。中有桃花流水
勝小園。呼作小桃源。
池欄帶醉夜深凭。風靜春波鏡樣澄。詩思玲瓏清若
水。玉蘭枝上玉蟾騰。
雨。師風伯。慰吟翁。杜點殘春似畫中。滿池落花吹掃
去。約浮池上半灣紅。
三春好景屬吾家。小小庭園富物華。昨夜東風吹煖
雨。牡丹又放數枝花。
園池水漲似西湖。驟雨狂風捲碧蘆。知是雷公助詩

蘭曰閑人
倚柱笑雷
公其先生
之謂耶

又曰真是
黃荃画趣

興悠然倚柱看跳珠
蕩滌炎塵風雨鳴。此時殊覺道心清。芭蕉窗外蕭々
響。一夜不眠聽到明。
陰蟲唧々月光寒。秋氣侵衣夜已闌。一陳金風颯然
至。芭蕉翻露玉珊珊。
園池秋暮自荒涼。蕉破荷枯又夕陽。忽有清香襲杯
酒。金葩瓊穗傲風霜。
欲倩黃荃画此秋芙蓉。池上錦鱗浮何來。翡翠歛投
水。决起啣魚立石頭。
行藥曳藜移步遲。滿園落葉錦離披。驚看靈物大於

近世韋人傳

禮集初卷上題詞

六

蒲生氏

又曰清絕

又曰柳子云靈淑之氣不為偉人而為石則物奇者作偉人看可也

笠莫是高山五色芝園中生靈芝二莖
園林葉脫欲嚴冬。霜氣凜森天地空。冰月玲瓏明似鏡。照吾書室轉玲瓏。

京城一夜雪埋階。十萬人家曉色佳。童子夢窓銀世界。哀安忍凍臥空齋。

幽人日夕愛園池。最愛殘冬景物奇。錦鯉破冰跳浪處。綠梅冒雪洩春時。

山莊風物入文翰。在野亦忙如在官。一草一花還一石。品評都作偉人看。

太田蘭隩曰。措語蘊藉。真氣溢乎楮表。

松塘曰前聯非我子之誰能當
湖山曰誅義血窮諸老能及也
松塘曰白作雪何如
湖山曰梅與自巳
為對放翁
集有中此
又曰尚作

○甲午歲晚書懷三首然察長年

迂才何恨與時違。只是當仁不讓師。講道年年教蒙

士捐財歲々恤窮飢。黑頭為相任他了。青史誅姦捨

我誰耳順老翁成底事。偉人傳稿滿齋帷。今茲偉人傳十一編稿本成

毀譽紛紛付益棺。且傾杯酒餞年闌。梅花已放一枝

白。蒲子空懷滿腹丹。名走利奔渠自累。詩思文興我

殊安。唯憂萬里征清士。踏雪戎衣不耐寒。

老來役々為誰忙。鏡裏驚看兩鬢霜。窮鬼有情寧忍

送。麴生無語竟難忘。官途艱險昔曾歷。世味酸辛今

尚嘗。六十二年夢耶幻。追思往事綫茫茫。

近世偉人傳

豐集刀編卷上題同

補三

○乙未一月一日口號二首

不須斗柄指正東。梅柳已看迎惠風。霜味菓甘南紀

橘紀州土井幹夫雪腴羹旨北湖鴻豐川良平贈我

元傳道畢生業。誰是征清第一功。椒酒三杯豪氣發

無端筆下起長虹。

曉窓端坐思如淵。六十三年俗累牽。天地無情人易

老。兔烏有脚。歲頻遷。數杯椒酒吟懷暢。一樹梅花春

信傳志在千秋空負名。場利域懶揚鞭。

小埜湖山曰遠蒙寄示。菴人唯有感服耳。僕長先

生廿一年衰殘之態。照察是幸。

近世偉人傳序

保定無似。以文事辱知蒲生君子闇久矣。子闇曩賜

其所著偉人傳一部。以徵續編拙序。抑子闇居天下

之上流。交道極廣。鴻儒碩學。通人達士。可以託其序

者。何限。而反需野人固陋。如定輩者。其意殆不可解

也。蓋此書盛行于世。後編續出。積至二十餘卷。每卷

揭序跋題詞頗多。內外知名士。率網羅不遺。因迨下

交如定者。勢所必至也。譬猶大牢滋味既罄。則山肴

野藪亦有所染指。是以遼東之豕。野人之芥。自忘菲

薄。敢供五鼎之末。茹吐惟命。夫方今文明才士輩出。

發亭曰余始讀森君
變人傳心
君商文余
遂為十里
神交矣今
寵贈此妙
篇以華拙
者多謝々

又曰過謙
顧除都下

政事法律若裨史野乘等各種著書競投時好以求
售喻之無關睚麟趾之意而欲行周官之法度弄桑
間濮上之音而欲正人心之邪淫宜其於世道人心
毫無所裨益而朝刊夕廢徒煩活刷立言不朽其實
何在要不雅言不脩辭徒作射利之所由致可勝歎
哉如此書則不然叙忠孝節義之事以韓柳歐蘇之
文文脩辭正筆力勁健自符偉人傑士之氣象孟子
所謂換地皆然者然則子闇乃偉人而偉人乃子闇
也子闇之所筆與偉人之自著一間果為貴重
千載不朽雖名家序跋恐不免蛇足而况於定之拙

二三著宿
外豈復有此
健筆哉

裂曰痛快
湖山翁詩
云秦皇愚
終不愚矣
鬼愚天下
愚々滿寰

序可有可無者乎自知徒勞無益而強操觚無佗報
子闇之知耳傳曰珪璋特達無須玉人之薦定於此
書亦云若夫子闇慷慨著書以維持名教於万古挽
回頹風於一世心事磊々軒天地則諸家既已道之
故略而不及焉是為序。

明治二十八年九月初一日。

辱知 下毛

森保定拜撰

○呈裂亭蒲生詞宗。 古道人 縱生寬拜稿
神州正氣漸消磨。舉世滔々趁濁波。傳得偉人君善
諷。奈斯天下至愚何。

近世偉人傳

禮儀部編纂二頁司

蒲生氏

區更痛快

枕山曰衣冠蓋妙甚

南岳曰一片英氣

近世偉人傳

補集

十一

蒲生氏

○讀史有所感。呈駁亭蒲生先生。先生著近世偉人傳。善諷世。善筆誅姦蠹。故有此寄。

舊聞欲絕金門詔。豈說方今多暴虐。當日朱統默不

言。浮雲凝作衣冠盜。明朱統上書云。去中國盜易。去中國衣冠益難。

久雨厭厭惱殺神。閉門堪聽說流民。朱雲綴乞尚方

劍。豈止安昌言一人。

了得痴聾不用爭。喜聽寶劍匣中鳴。先生休恠迂。今

世間氣猶存。舊賈生。

北總無貳間中宜之拜稿

下

黃公度嘗喜讀偉人傳。一日過余於沮橋。促後編出此係其筆。語今礼集。成而其國。難以來邀。絕消息為之黯然。

蒲生先生復日為
細遠之游係往何
實即景之作想
極多近利偉人
佳人傳至第幾

近世偉人傳

禮集

十一

蒲生氏

編數句

寔惠力拜

即席走筆

在若

偉人在右佳人在左終日遨遊
樂有餘何用江湖去消暑
頌揚畔即華足月



柳田泉文庫

聚亭曰一
別以還既
已六七年
矣子梁遭
國難為何
狀也竟

○復蒲生子闇先生
頃荷瑤緘并送序數百言又贐以偉人傳十四卷隆
情摯誼拜賜良多且偉人傳之贐有三益焉尚友一
也為高堂之獻二也闡潛德於中土三也陸賈歸裝
輕如一葉蓄無千金唯名流贈答之章及書籍新得
之富可以自壯其行色子闇先生聞之亦知其稍異
俗吏而不見擯棄乎

○復某君書 錄以代題言

某君執事契濶久矣前日馳賤价候起居呈拙著偉
人傳若干卷不圖今日專使酬賜縑絹一絕并貴重

近世偉人傳

禮集初編卷上題詞

十一

蒲生氏

祆

物數品。且蒙問偉人之義。頗慰鄙懷。感謝々々。重章此書。徵忠孝仁義之道於事實。以諷世焉。其人未必皆偉也。然其事未必不偉也。請以此意讀之。而可不然。往々有似失當者。嘗有人詰重章曰。讀子之偉人傳。義集第四編。載樂壽者。若人世多有。何足以爲偉人。非失當耶。重章曰。唯々然。子獨不觀今日之世態乎。士大夫或有奉妖教。投祖先之木主於水火。而不祀者。或有賣祖先之遺寶及墓石。以充飲食遊費者。或有吝乎財。貯萬金。而不恤親戚及舊知之窮乏者。樂壽則每朝梵唄拜祖先。又能獨力建父祖之墓。

碑。又能不吝乎財。施廢疾餓者。夫鬚々者。不能之。而纖々者。能之。豈不亦偉乎。豈又不足以諷世乎。此重章之所以取也。其人莫以應。且偉即奇也。一言一行之奇。足以諷世者。皆在所不棄。雖獲駁雜之譏。此亦君子忠恕成人之美之意也。古人有詩云。平生不解。匡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重章於拙著。亦云。君請勿疑焉。所賜縐絹花紋美甚。想當是宮禁中物。裁以爲少女衣。以拜賜。但慙重章文筆無此美耳。書餘付拜晤。時天漸向暑。千萬爲國家自重。草々不宣。蒲生重章頓首再拜。

下而有餘。通詩三百。可以使于四方。漫然涉江海者。唯見其風光可愛。而不知九淵之底。寶珠育焉。魚龍潛焉也。讀此編者。須三思。勿以令人著忽之則可。

一人情俗習隨世變。轉々無窮極。雖則無窮極。唯忠君愛國之志。我罔士人。弥于万世而不變。亦不可變也。既刊行偉人傳。通二十有二卷。先生益三致意焉。善讀者必自知之。
明治二十有八年乙未八月於房陽客次。
近世偉人傳受業 信州言一柳瀧一郎謹識

近世偉人傳第十一編禮字集初編目錄

上卷

海保漁村處士傳

附今嗣竹選目擊

本居宣長傳

據履歷書并口碑

櫻任三傳

據履歷書并口碑

好田磻溪傳

據中野雪江話并目擊

川上花顛道人傳

據履歷書并口碑

堀口藍園傳

據履歷書并目擊

関口隆吉傳

同上

間中雲帆傳

全上

総生古道人傳

全上

野村文夫傳

全上

田村翠巖傳

全上

銀田石牛傳

全上

下卷

大寺安純傳

據履歷書并口碑

上崎辰二郎傳

近世偉人傳

禮集初編目錄

一五

近世偉人傳

永田廉平傳

上崎永田二軍人據海軍大尉平原文三郎所示履歷書并口碑

神原鍵吉傳

據其門人松尾敦手記履歷書

武田成章傳

據令嗣英一手記履歷書

伊藤退藏傳

據履歷書并目擊

棚橋大作傳

附絢子據履歷書并目擊

布川玉尊傳

據履歷書并口碑

佐藤毅傳

全上

関谷豁傳

全上

奈良養齋傳

據金子真志手記履歷書

青木泰齋傳

附其門人芳野貞碩據貞碩手記履歷書并遺稿

半澤冬三郎傳

據履歷書并口碑目擊

鈴木順亭傳

據其令孫手記履歷書

孝子勘七傳

據履歷書并土井氏著天祚錄

輿丁助太郎傳

目擊

貞女飛梭傳

據間中雲帆話

右通計三十二人



近世偉人傳禮集初編卷之上

蒲生重章子闇著

海保漁村處士傳

處士名元備字順卿自號漁村處士通稱章之助源

姓海保氏下総人其先出自里見氏義嘉永安政間

下帷江戸下谷練屏小路聚徒教授官醫多紀菴庭

湯川安道二氏尤重之嘗薦水戸侯侯召聽其講經

大感服將薦幕府諭之曰子若暫弃古說從朱註則

吾當薦子為官儒如何先生哂曰鄙人僻陋不能弃

已所信而從他說以貪祿位謹辭事竟寢終身不仕

蘭曰鄒叟

近世偉人傳

禮集初編上

一

蒲生氏村

唯以二氏之故。講經於醫學館焉耳。晚自作墓上文。曰。處士無他所長。唯略知讀書。亦唯純乎一於治經。不喜汎涉。嘗謂漢經師說。雖有異同。要得之於七十子遺傳。則今日治經。唯當原之於注疏。徵諸各經。壘之於史子集之言。辨訂其異同。研覈其是非。呂求合於古聖賢立言之情。如是焉耳。凡宋以後好自抒心得者。一切置之不取也。前後所著若干種。周易古占法及漁邨文話。既刊行世。他易書詩三經及論語有漢注攷中庸大學有鄭氏義孝經孟子左傳國語並有補證。又有孟子季表書及中庸晚加訂正。餘未及

釐革。文章軌範補注七卷。嘗課及門士。輯錄成書。待老筆記。送老筆記。見聞異辭三書。皆係平生所雜記。嘗論古人經說散見於歷代史。邐邐有足補古注疏之遺者。不一而足。亦畧手輯就緒。曰十七史經說。又論西洋說。唯天文歷學稱為精確。然亦有得有失。若近日所唱地動之說。實與緯書妄談符極為不經。況其所主張。祆教者最大害於世道人心。此不可不辨。著有祆教紀原。餘經說及雜著。亦不下數十種。蓋處士少壯從太田錦城先生學。是以其於經義。一在乎恢張師說。然其不易從者。亦必有所論辨補正。不至

又曰今之儒生恬不慮荷也

成齋曰以此終始妙自然

阿乎所好也。幼從先考恭齋府君受句讀。皆依古注。疏其晚稔。專用力於此。亦非偶然云。性孤僻。其讀書行。已不合時趨。是以終身。輒軻。且歿。為此。似為可憫。而處士終不以此易彼也。無何。終於家。年七十餘。令嗣名元起。字遍雨。稱辨之助。號竹逕。亦博學。善講經。明治初。余薦之當路。為大學教官。無何罷。

善諷子曰。余東來四十年間。聽碩儒講經。衆矣。而莫處士之精妙若者。宜矣。其不以此易彼也。於戲卓哉。余始勸竹逕仕。竹逕守父志。不肯。湯川氏諭之曰。子之先人。素欽慕水戶侯。抱尊攘志者。子仕。天朝何

下
行

不可之有。竹逕出亦奇士哉。

三重野成齋曰。漁邨氏父子。余亦粗識其人。幽貞謙。幽挹君子儒也。其著書大益乎後學。善諷子為立傳。宜矣。乙未八月妄批。

太田蘭隩曰。天下有達尊三。齊王不得有其一。以慢其二。處士倔强亦似之。古之人。古之人。

岡田後得曰。聞湯川氏每歲請處士。預筮一歲事。往々有驗。故敬之如神。近來高島吞象氏易占。亦稱如神。惜哉。不使之見處士而相談易理也。

本居宣長傳

蘭曰稱舜
庵則知有
志於我儒

宣長稱舜菴本居氏世稱鈴乃屋大人伊勢國飯高
郡松坂人也其先出自池大納言賴盛六世孫本居
縣判官平建其遠裔為商住松坂曰定利稱三四右
衛門宣長其子也母曰勝子定利四十餘無子乃祈
於大和國吉野水分神社享保十五年五月七日生
宣長幼而穎悟好學年十一喪父善事母年廿三遊
京師學漢籍又修醫學業成歸鄉以啞科行寶曆十
三年從賀茂縣主岡部真淵修國學孜孜不怠學日
進作古事記傳寬政二年齡六十一自題肖像曰師

又曰自負
想見其人

木島乃大和心遠人問波盤朝日爾仁保不山櫻花
紀州侯德川治寶聞其名聘之宣長乃往和歌山城
侍講既而上京師謁中山日野富小路芝山諸公卿
皆慕其學德師之遂為閑院宮妙法院宮所召見云
享和元年齡七十二是歲九月念九日以疾歿其墓
上植櫻樹表之著書五十餘部百八十卷藏于家
善諷子曰宣長自漢學入國學余觀其與谷川淡齋
書用漢文行之滔々數千言善言其所欲言中有言
云僕不敏不自量竊有復古之志乃亦賴其學而別
開一隻眼以歷觀古今之歌察其得失則妍媸瞭然

如指諸掌。於是乎頗得咏歌之大體。余觀世之困學者流多不能為宣長之役。蓋以其乏乎漢學也。余識本居豐頴亦博學善和歌。不愧乎為宣長之雲孫矣。太田蘭隴曰。題肖像國風。風調秀逸。膾炙人口。宜矣。其謂別開一隻眼也。

岡田后得曰。賴山陽論國學者似酷。而有至理焉。聰明如宣長。蓋自知之。

櫻任三傳

櫻任三。始稱相良六郎。名一雄。字飛卿。一字真金。常陸真壁郡真壁醫師小松崎玄達之子也。為人倜儻而慷慨。嗜酒使氣。大言凌人。不喜為醫。天保中如江戶。承幕府小吏村越辰之介者家。稱芳太郎。既而因小普請奉行川路聖謨推薦。為守門卒。尋遷小普請方物書役。聖謨誡之曰。居官以不污財為要。芳太賦詩示聖謨云。此頭縱可隕。此心不可回。飽知清白字。何故言污財。聖謨嘆稱之。當此時。水戶藩主源齊昭遭讒幽屏。芳太慨然憂之。乃自改姓名櫻任三。曰。我

方今官吏
宜以此詩
充座右箴

又曰以櫻
為姓豈表
慕兒島高
德意乎

近世偉人傳 卷一 五
有大任三誓貫徹之先解源老公冤罪一也以輔翼
幕府選於親藩而立明君二也以盡尊攘大義三也
乃與水藩有志者議日夜奔走自幕府有司以至諸
藩苟聲息可通者莫不控訴適任三患眼辞官家居
時阿部正弘為老中任三與其儒石川章稱和交善
因托其事章為周旋最力於是老公冤竟白及米艦
來浦賀乞互市幕府苦措置和戰之議紛然不決任
三與幕府小吏中西邦基稱忠藏謀密招石川章論天
下急務且曰不起源老公以參大議則天下之事竟
不可為章然之又為周旋甚力幕府遂命齊昭參決

何仁

何知

機務任三又與薩摩西鄉隆盛長門吉田矩方肥後
長岡是容等交結以謀尊攘事薩摩藩主島津齊彬
嘉任三志贈以名刀安政二年乙卯冬十月二日夜
江戸地大震死者無算水藩賜任三米百餘苞任三
乃悉施窮民遭災者明年又賜七口俸以報其前後
周旋之勞五年幕府遣老中堀田正睦于京師乞許
外國互市任三謂回復王權正在此時時乎時不可
失苟失之夷狄亦不可攘乃使中西邦基潛行上京
告關東情狀且偵畿内形勢當此時大老井伊直弼
擅權上自公卿諸侯下至藩士庶人凡唱尊攘者黜

近世偉人傳

豐集勿論本上

下

蒲生氏

又曰何知

罰無遺。遂起大獄。海內恟々。島津齊彬憂之。謀挾
 王室匡正天下。將卜日朝。京師未發。暴病以薨。衆
 乃分黨軋鑠。時勢大變。任三知大事。不可復為。將潛
 匿近畿。待時謀事。去江戶。過木曾峽。幕吏譏察甚嚴。
 僅達。伏見。捕手追踪。任三投逆。旅聘妓張讌。以示游
 惰。放蕩。無他捕手不疑而去。然道路梗塞。不得入京。
 乃西歷山陽諸國。與諸藩士議事不合。因從丹波間
 道入京。見播紳諸公。陳意見。遂自伊丹入吉野。拜
 後醍醐帝陵。歷十津川。抵紀伊。察其形勢。政俗還至
 大坂。潛匿於和學者萩原廣道家。變姓名曰渡邊純

何仁

藏。六年七月六日暴病以歿。年四十有八。任三少時
 至水戶。從藤田東湖學。敬慕會澤伯民之道德。得益
 甚多。其在江戶也。與諸名士交。如松本重信稱來尾
 藤高藏。藤森大雅。諸先輩。皆愛其氣節。善待之。任三
 有至性。善事母。有餘貲。則收養貧士。賴以得其所者
 頗衆。一夕見女子彷徨河上。恠問其故。曰。妾兄無賴。
 將賣妾。娼家妾不忍污辱。欲投水死耳。任三憐之。携
 歸。養于家。後嫁之士人。云。又嘗囑菊池容齋。画備後
 三郎題詩櫻樹圖。掛之壁。曰。楠新田諸公勲業。非我
 所企及。若三郎氏竭力於王事。百折不屈。則我亦可

一詩多少
感慨

庶幾也。乃賦詩云。欲拜御容行殿寂。半宵風雨落花寒。丹心留得兩行字。獨有_下天皇含笑看。其性度如此。善諷子曰。任三有妻曰石黑春子。好琴書及和歌。事夫於艱難中。及夫死。懼其禍及。携兒往常陸鹿島郡勝下村潛居云。嘗思夫旅行。詠和歌云。起卧毛我滿。滿那羅奴旅枕。以加爾那志天加。君波行久羅無。其幽貞可想見也。

重埜成齋曰。余亦識任三。此傳善狀其為人。可傳。可傳。乙未八月。太田蘭隩曰。任重而道遠。半途而歿。可勝痛惜哉。

好田磻溪傳

好田磻溪者。越後村松浪士也。稱禧右衛門。為人耿介不苟合。目中無人。常見世人皆稱愚人。莫足共談者。庚申歲。余以事歸鄉。遭權貴怒。遂被放逐。訪磻溪於五泉。磻溪大喜曰。畏友也。強留一月。日對酌。口角飛沫。縱談天下事。且罵權貴曰。愚人愚人。一日外出。醉歸。謂予曰。今日以愚事過一愚人。愚人強留以愚酒。愚肴饗余。索愚庭詩。余乃賦愚詩一篇。以與之。請子評之。予閱之。其後聯云。滿地青松寒更秀。一籬黃菊瘦猶香。予曰。此非愚詩。即陸放翁佳境也。磻溪笑。

右得曰磻
溪脫却世
塵似竹林
七賢

病下脫也

曰子亦吐此愚言乎奪而扯裂之蓋磻溪以余為謏也故不喜時座有狂僧書詩示磻溪乞正磻溪一讀仰天而笑曰佳絕佳絕其詩云遠訪磻溪村路斜炊煙薄處有貧家停筇坐愛竹林晚尊鼻紅於二月花蓋磻溪酒齷鼻鼻尖如紅葉鼻與花國訕相通故戲之也而磻溪不怒磻溪邃乎算數善奕棋每與人對枰人下一子輒曰愚手愚手臨收局曰余勝若干子算之果然初磻溪住村松傲骨稜稜不能與俗協遂以事被放逐徙于五泉云其疾病瞠目顧四方獨語曰愚天下愚天下遂瞑年五十餘

成齋云淡
下也下三
十字作昔
者柳子厚
作八愚詩
紀溪石上
溪丘泉溝
池堂亭島
皆冒愚名
何如

善諷子曰磻溪長於余十歲同學舊友也庚寅之夏余歸鄉問其死生於其親戚中野雪江雪江曰死既久矣余不覺潛然淚下也昔者柳子厚作愚溪愚邱愚泉愚溝愚池愚堂愚亭愚島八愚詩紀於溪石上磻溪開口輒稱愚豈其胸中有不平之氣與子厚同者邪

重野成齋曰人奇事奇文亦奇讀之不絕倒者其人必愚矣

豐島洞齋曰異才異能之士自事物拂戾於已意視之何人不愚何事不愚磻溪開口輒稱愚其胸

洞參曰義
父何襟懷
之狹

又曰可謂
有持操文
亦能寫之

道人叩頭謝罪弗聽遂去既而父同僚徒士川上長
次郎没道人又出為其義子冒川上氏時天保二年
也三年八月為林大學頭手附學問所出役十一年
進徒士目附十二年三月轉勘定留役十三年十二
月轉表右筆先是學筆札於男谷燕齋修業刻苦遂
成一。家。故。有。此。榮。弘。化。二。年。三。月。遂。遷。與。右。筆。職。閑
樞。要。頗。有。權。至。文。久。中。奉。此。職。者。往。夕。貪。婪。弄。威。福。
閣。老。板。倉。防。州。憂。之。欲。使。道。人。整。革。宿。弊。二。年。八。月
擢。為。與。右。筆。組。頭。命。下。之。日。賀。客。盈。門。道。人。謝。去。之
命。家。人。敷。衾。蓐。脫。朝。衣。閉。戶。而。卧。明。日。移。疾。不。出。使

蘭曰公平
論與方今
書家異

者再三至不應防州乃使其親友某更諭出亦弗肯
同年十月遂改命為表右筆組頭乃出元治紀元九
月二日致仕乃剔髮賦詩云葛巾應漉酒起卧兩清
安况復息機後襟懷天地寬其在右筆之職也書名
噪乎朝野諸候麾下士執贄其門者數百人每月四
九日批正其書官特賜四九休暇實為破格優待其
盛可想矣道人每語高足弟子曰凡書者不熟觀古
人之墨蹟而玩索其用筆則不能至妙處宜隨已之
所好取範古法帖予書不足久學也是先師燕齋先
生之所教余故余亦教之子誘訓諄々莫所不至晚

行社律人傳 禮集切編卷上 十一 蒲生氏村

又曰從容自得狀如見

患風痺。指頭不自由。猶口啣筆以教書法云。初道人遭義父怒而去也。其妻波木江氏知道人之非凡人。又守貞。如不見二夫之義。相從為夫婦。妾阿光生一子。曰五十五郎。夭。養甥金子服二郎為子。道人平素無他嗜好。唯酷愛花。嗜酒園中置盆栽花卉數十種。默然相對飲酒。以自樂焉。維新之初。徙居靜岡。以明治二年十月七日歿。年六十有六。

善諷子曰。余觀花顛遺稿及筆蹟肖像其人。龐眉隆準。超然脫俗。詩賦筆蹟並傲兀有氣骨。使人景仰不已。亦一代之偉人也。

又曰。聞其改葬於谷中天王寺也。費皆出于門人。川口子儀。舊龜岡候松平龍峰亦以嘗受業。與子儀俱刻其遺稿傳之。何其厚也。嗚呼。世之輕薄生。一旦得時。傲然不復顧師友者。聞二子之風。亦可以慙死矣。

豐島洞齋曰。子儀龍峰二子之厚其師也。洵可嘉矣。然其至此。亦焉知非由花顛平素遇其弟子厚乎。夫裴行立盧遵之歸葬。柳子厚且經紀其家。蓋亦出乎子厚生前懇遇其子弟歟。

太田蘭隩曰。聞道人公退之次。購短檠於本坊骨董店。手挈而歸本庄邸宅。其真率如是。

堀口藍園傳

嘉永癸丑。余之始漫遊也。與詩人遠山雲如交善。雲如一日謂余曰。君自北越來。過上埜。蒞蒞川驛乎。曰。過焉。驛有隱君子曰堀口藍園。嗜詩如命。尤喜與忼慨志士交。君若再過焉。則必訪之。庚申春。余歸鄉。復又東遊。途次訪之。藍園大喜。留宿數日。後余下帷翔坊。藍園每上京。必來訪焉。又數借財於余。視余猶如親戚者。蓋卅餘年於茲矣。明治二十四年九月凶訃至。余方食。投匕筋而哭。不知涕淚之何從也。頃者其門人狩野定次郎寄其行狀。請作之傳。余乃遂立之傳。

以報其知云。藍園名貞敏。字張卿。通稱五郎兵衛。幼字藤吉。藍園其號。以號行。其先出自堀口美濃守貞滿。父柳藏善拳法。工諧歌。母福島氏。家世以漆絲為業。藍園幼穎敏。與群兒戲。常為之。首領。成童。謝群兒。罷遊。戲且勸之曰。子等亦宜罷惡。戲勵志。勉學。乃從高橋蘭齋受句讀。既長。學囿風於木暮足翁。唐詩於釋周休。後又質詩於大沼枕山。遠山雲如。小埜湖山。及余。又遊關西。與貫名海屋橋本香坡等相交。議論文章益進。既歸。授鄉黨生徒。然未嘗廢其業。手指蒼黑。其所讀書。徃々涎藍汁。此其所以自號藍園也。明

成齋曰點
此事以顯
藍園之豪
氣仁德妙

治元年選為里正。當此時戰亂之後，王化未洽，民心
恟々不安，其堵。朝廷命前橋藩主松平某鎮撫之。
某因普選人才，有眾望者得三人，稱總長藍園其一
也。二年選為鄉學教師。藩廢後舉為學區取締。無何
辭之復就舊業。生徒益進，性仁恕，未嘗呵責家人及
生徒。先是幕府逋逃之士抗官軍於東台而敗，白井
幸助率殘兵百餘人北走，投上野石倉村一寺，請前
橋藩謝罪曰：某罪當萬死，屠腹以謝焉耳。願釋部下
百餘人。藩論遲疑未決。藍園聞之慨然曰：彼縱之何
為不如皆釋以示天恩之渥。乃投袂而起詣前橋陣。

營說軍監大音龍太郎又說前橋侯於是白井以下
百餘人皆見釋。蓋仁人至誠之言其效如此。家設蘭
齋足翁周休三師木主。歲時祭之。人服其厚遠山雲
如云。死時年七十有四。其子文枰亦賢先歿。
善諷子曰：余曩立其子文枰傳，又整頓其遺稿，又跋
其遺墨拓本，後序藍園詩集，今又作此傳，庶幾不負
其親戚視我歟。嗚乎！此豈非釋氏所謂前世宿緣者
邪。

重野成齋曰：余亦與藍園交善，知其為人。此篇發
揮其志行，簡而盡，藍園不死。

又曰余贈藍園詩曰詩書今見文翁化造深應同
墨子悲漆絲業曰造漆

太田蘭隲曰藍園與枕山同年死亦終間一日耳
故子闇先生作其祭文有同庚間日俱逝何緣地
下吟咏唱和獲人唯我在世日覺淒酸之句一讀
愴然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百餘人' and '管'）

洞齋曰一
大冒頭下
段四人相
驩云云波
瀾自此生

又曰相原
尚綱之刺
板垣而木
成板垣子
不台然英
雄瓦硯胸
裏其迹皆
同

關口隆吉傳

安政文久方幕府之末造余與關口隆吉大橋正燾
片桐直方等文酒相會以議天下事隆吉少余三歲
風丰蒲灑眉目清秀性沈毅寡言笑而志氣慷慨言
論激烈以尊攘竊自任嘗過九段坂偶見勝房州鞭
馬來隆吉惡其唱開港說以為誤國者乃拔刀斬之
誤中其鐙馬驚而逸乃免後互知其忠交善房州寄
書署鐙齋先生云慶應三年秋鈴木庸中兄弟依田
直尋之上京師刺原某也激乎隆吉等議論而然片
桐直方云其將發江戶也來告別於余余賦詩餞之

詳于其傳中。德川前將軍得罪於天朝。王師將東下也。隆吉為精銳隊頭取兼町奉行支配調役。拮据鞅掌。不安寢食。鎮撫麾下。及德川氏封駿河為藩侯為公用人。勤勞殊甚。藩廢歷任三渚縣權參事。置賜縣參事。山形縣參事及權縣令。轉山口縣令。叙從五位。當此之時。前原一誠辭職。鞅々歸鄉。遂稱兵。隆吉處置得宜。官軍大捷。賊徒立平。十年鹿兒島之變。前原殘徒將復據萩城。遙應之。隆吉折其機牙。頗有功焉。十四年春。任元老院議官。叙從四位。明年叙勲三等。寓于大橋正。煮小梅村舊宅。招飲余。以話

又曰意作
產如何

舊十七年任静岡縣令。將之任也。觴余于植半樓。余乃賦長歌贈別曰。敢受其直。急其事。勤力勞心。從縣治十一。傭吏民之役。斯理分明。君所記仰。望富嶽高。其操俯。瞰富川。潔其思。俯仰有感。古駿州即是。照公創業地。聞說士民。今日多窮。餓衣之食。之豈其易。黽勉奉職。但力行。當學照公。謀民利。三年有成。尼山言。遲君成績。致祥瑞。麥穗兩歧。雉雛馴。民戶不鎖。犬夜睡。嗚乎。静岡之縣。靜且安。士民異日。生意遂一。語贈君々。須任柙州。集裡薛存義。隆吉曰。誓不負先生規。既而任静岡縣知事。叙勅任官二等。叙正四位。二十

二年四月愛知縣行招魂祭。請其臨會。乃駕土工瀨車而發。適與東行瀨車衝觸。傷其左足。病創終不起。年五十有四。特旨叙從三位。及其葬。賜白絹二純。金一千圓。隆吉字良輔。號默齋。関口氏。其先出自六孫王經基。經基二十世孫氏廣稱。関口刑部少輔。其數世孫隆船為幕府御弓持與力。隆吉其長子也。幼穎悟。受句讀於木村金平。筆札於松島故山。年甫十三。學劍法於齋藤篤信齋。講究長沼流兵法。受儒學於大橋正燾。義父大橋訥庵。是以與正燾交最深。隆吉因正燾知余。遂訪余於翹坊三間屋。執贄質文詩。且

又曰遙應於起手

贈楠公徽章菊水黑銅刀。眼以表其同志。古色可愛。正燾則因直方知余也。四人相得最驩。而二十年間。三人相尋。沒獨余頑健無恙。因立之傳。善諷子曰。昔者交遊中。以張子房擬隆吉。隆吉行事果不愧乎張子房。而余文不能髣髴乎司馬子長。嗚乎惜哉。小野湖山曰。長歌苦言直切。任牧民之職者。宜寫一通銘。座右。豈特箴関口氏一人而已哉。又曰。照公之業。昉乎岡崎濱松。成于駿城。今皆為静岡縣。則謂之創業地。亦無妨乎。

小山春山曰。長歌規多頌。少無一諛佞語。曠々見風節。甲申。天長節後一日拜觀。

豐島洞齋曰。筆力一瀉。隆吉子之丰彩流動矣。篇中所送長歌。句々皆誠。為司牧者確言。隆吉而為子房。則此長歌無乃為地上老人所授一卷乎。四人交遊。三人相尋。沒獨能文學者存而立之傳。不亦奇耶。

雲帆傳。雲帆名宜之。字禎卿。雲帆其號。以號行。北總猿島郡巖井驛吉原吉熊之子。母荒川氏。為伯父間中宜鑿所養。間中氏出于猪隼太之裔。雲帆年十六。從朝川善庵學。問詩於大沼枕山。廣交於海內名士。夙慕蒲生君平。高山彦九郎之為人。嘗欲建彦九郎碑於谷中臨江寺。君平碑側。請齋藤拙堂作文。文成。憚幕府而寢。嘉永癸丑。海警方急。尊攘論興。雲帆左祖之時。關宿藩主久世廣周為幕府閣老。雲帆鄉里屬其封地。因屢上書以陳尊攘事。不報。明治戊辰四月。患眼

近世偉人傳 禮集卷之一 一七 近世偉人傳

卧家。當此之時。幕府兵士數千將之會津。次于巖井。閉驛門以禦官軍。夜捕雲帆曰。汝唱尊攘惑亂人心。將俟明朝而斬以祭軍神。乃置諸檻車中。翌蚤官軍襲巖井。幕兵潰走。雲帆乃脫。潛匿于下野常陸之間。而俟時。是歲八月。烏丸宰相任東京府知事。余友片桐直方為權判事輔之。擢雲帆以為屬官。明年為大屬。無何罷官歸鄉。既而又出歷任于巖鼻長野青森諸縣屬官。又入京歷任權大解部一級判事補。十年一月辭職。栖遲于北郭千朶木林坊。賦詩臨書以自娛焉。請刪詩揮毫者陸續不絕。然不收潤筆人高之。

雲帆嘗稱直方為不識庵再生

此硯既有詩有記

既而歸鄉里。無何又上京。僑居于本鄉菊坂。題詩云。夢遶舊居千朶叢。柳間花際豁心胃。如今却得老陶趣。本妙寺前晨撫松。又云。翠菊香楠逐舊蹤。古稀加一愧無功。礫川風景樹間見。憶著慶安源義公。居六年。歿年七十七。為人慷慨真率。平素說忠臣義士孝子節婦事。必泣。嘗獲高山彦九郎遺髮。喜如獲重寶。晚舉贈之。谷將軍又藏賴山陽遺硯。拱壁不啻以余之與蒲生君平同姓。而其志趣亦同也。舉贈之曰。非君莫可以傳此硯者。余於雲帆其交誼如此。故立之傳云。

世無阜陶
末奈之何

善諷子曰雲帆之為法吏也一日訪余泣曰天地滅矣我將辭職余曰何故也曰官用洋律忠孝不立孝子不得復讐兒子及親而或免死此豈非天地滅耶無何辭官去嗚乎偉人也哉

重野成齋曰雲帆慕彥九其泣似彥九論贊絕妙偉人字亦觀彥九

岡田后得曰雲帆老健屢納妾有詩曰似對菱華惜此春風情臨老反天真朝雲已逝雛姬嫁七十五為娶婦人

西人部總生古道人傳

道人名寬字子栗號古道人幼字富三郎本姓岩橋世里正父曰五郎右衛門善諧歌北總下埴生郡田川村人兄弟姊妹同胞十人道入其第五子也餘皆夭一姊存耳道人少而敏慧有膽略文久中義徒擣筑波山起兵村民恐怖不肯近道人周旋其間不少懼鄉人呼道人曰天狗蓋稱其勇也年二十去鄉流寓四方年二十五當維新之時獻策於大總督府前後五條皆弗用葛飾縣令川瀨某聞其名舉以為學務課有故繫獄三日而釋此時變姓名曰總生寬人

又白伏筆

洞齋曰九
字竭道人
畢生

又曰鋪叙
甚佳

又曰老莊
之心而始
觀老莊

問其故。輒哂曰。北總之生也。別有寓意。而不肯告其
實。歸鄉。下帷授生徒。年三十。僑居于東京。團々社主。
野村文夫聘而使草其新聞。諧諷滑稽。善罵殺。一世
道人。自謂余好色。貯婢妾。或有一時至三四人。琴瑟
歌唱。相和相翕。而歡語於一室之中。曾無妬忌。及目
之色。余嘗訪其居。四壁徒立。竈突蕭然。而妻子婢妾
皆有自得之色。真如其言。道人又謂余所雅言。老莊
之理。然不由老莊而解老莊。以我觀老莊耳。嘗著大
觀經。及武經二書。自謂洩天地之秘。搜鬼神之奧矣。
而人信之者鮮矣。又謂我有十奇。一曰不飲酒。二曰

又曰鄉人
舊稱天狗
始不負

甚愛兒。三曰不藏書。四曰不為遠行。五曰會計精當。
六曰不稱富貴之名。七曰不說政。八曰善音曲。九曰
接人甚溫。甚嚴。甚懼。甚倨。十曰甚信鬼神。而不禱之。
因思吾兄弟十人。皆天。不幸所云十奇。則鍾其奇癖。
異能於吾一人者耶。其作文詩。自施圈點。雌黃爛然。
其於古人文詩。皆削正。如文則賴山陽。詩則梁星巖。
亦不免焉。况今世名家乎。甚則雖韓柳妙篇。亦加雌
黃。野村文夫嘗携其得意文數篇。來示余。曰子請削
正之。以抗天狗之元鼻。邦人謂傲慢虛誇者。亦稱天
狗也。余乃削正其一二文字。誤用及顛倒。皆引古人

又曰子聞
之善恤天
狗之折鼻
一快一悲

例徵之。又極口賞揚道人。大悅。服從此。以余為知己。屢訪余。適吾有為塾。有石原三五者。其父吾道嘗授道人句讀云。是以益往來。其後道人為某新聞社走筆。觸諛謗律。繫獄者數旬。罹中風。既瘥。又發言語蹇。蹇。右手軟緩。不能執筆。竟為廢人。大窮困。將歸鄉。無路資。請余借金。余乃惠贈金若干。既歸鄉後。壬辰某月日終歿。年四十有九。善諷子曰。道人之歸鄉也。贈其自傳於余曰。先生異日作尊著偉人傳後編。幸剪裁此自傳。以載。余名則足矣。歎歎別去。予今乃踐其言。作此傳。嗚呼。世人多

又曰是作
者所以善
說人之善
也

尤其傲慢虛誇。然亦有謙退甚者。其自傳末云。吁。斯生也。無益於己。無功於世。空存形骸於宇宙之間耳。人而若我者。不出於世而可。生而一歲而死可。十年可。二十年可。三十年既壽。况四十。何望五十。何期六七十。天地宜早生天下大有用之人。而易此無用之老。此其所。以。自。知。明。耶。將。信。老。莊。之。道。而。然。耶。抑。有。所。激。而。然。耶。

豐島洞齋曰。道人嘗訪我於神田坊宅。衣帶不整。存治風。我一見。知其不可以學者目。而不媚于世。蔑視富貴。操觚自鬻。雖恣傲。亦有足多者矣。若使

之生晉代。則為阮咸阮藉之類。使之列吾儒林。則葛因是寺門靜軒之流亞欵。有子聞傳之。而其名終不亡矣。

小山春山曰。余謂御妻妾難乎御三軍。古英雄豪傑善使百萬之衆。而不克修內有焉。余每自謂雖不材。亦可以長百夫。然而往々為妻孥所窘。今視古道。人善御妻妾。赧然久之。採道人自傳評。

太田蘭隴曰。聞道人少時為吉原某妓樓壯丁。其善御妻妾。豈以此耶。

西浦共野村文夫傳

文夫安藝廣島藩醫員野村正碩第二子。號雨莊。簾雨。秋野人。皆其別號也。年甫七歲為同藩醫村田文尚所養。稱虎吉。後改文機。受漢學于賴聿菴及山口某。醫學于三宅某。安政二年執贄於大坂緒方洪庵。修洋學。于時年二十。萬延元年藩侯嘉其勉學。給學資。文久元年幕府徵緒方洪庵。洪庵赴江戶。文夫乃歸鄉。藩侯命修航海學。給俸五口。與藩吏俱之長崎。購洋船。是時上葛莠瑣言於藩廷。以繼論時勢之變。遷而痛擊世俗之舊弊。慷慨激昂。頗感動當路者。既

購洋船而歸。陪藩侯乘洋船。巡覽封內沿海。慶應元年。以公事在長崎。欲目擊海外諸國形勢。當時屬國禁。不可容易。企乃潛請英國商人。俄羅布兒與佐賀士石丸虎五馬渡八郎俱搭商船。航英國。明治元年。四月歸國。藩侯擢以為洋學教授。增加俸十口。賜二十口。進班。二年奉還前祿。更賜米二十五石。三年十月。朝廷徵以為民部省出仕。班庶務大佑席。歷任工部助。測量正。叙從六位。八年四月。陞內務省五等出仕。十年辭官。創團々社。發刊團團珍聞。當此之時。西南兵起。物情洶々。諸新聞社。恐直言罹奇禍。不敢

洞曰列叙
時艱及文
夫之本色

痛論時事。獨文夫危言激論。或挿戲画以諷刺時事。又發行雜誌曰驥尾團子。倩總生古道。人俱協力。滑誓諧詆罵殺。一世。人爭購讀。東京紙價為之貴。十一年有故復本姓埜邨。入所謂開進黨。奔走國事。當創日本新聞社。讓付其雉子町居宅於同社。頗周旋有力焉。云於是買地於音羽。新築徙居。無何罹疾。余聞其危篤。走問。既不能言。見余而頷而已。其翌日終。年五十有六。文夫為人穎敏。尤篤乎交游。其妻兄鹽田公使之歿於清國也。航海護其喪而歸葬。既經紀其家。又使其子孝太郎學於余。余之見知於文夫也。

大五本
山翁塾
訪先生

因削正古道人文遂使其義子某及通家子弟學於
余者五人可不謂知己乎於是乎立之傳
善諷子曰文夫善書有賴山陽遺風亦善文章其鬼
津路溪記雅潔秀奇可傳所著有西洋見聞錄語音
譯筌中外度量表英國官吏選舉法立憲政躰表東
西蒙求等數種嗚乎文夫可以瞑矣
豐島洞齋曰文夫所著數種其才足以觀所惜其
壽不永不得大有為雖然子闇以雄文立之傳傳
諸不朽則為其壽也無疆嗟呼子闇之為知己也
厚矣

近世偉人傳
禮集卷之七
三十一
蒲生氏

洞曰先生
在湯川氏
塾也余時
在岩名昌
山翁塾屢
訪先生距
今四十年
前今讀之
懷舊之情
愴然矣
又曰是照
破翠巖終
身之懶夢
情情繁

田村翠巖傳

翠崑名博字元菴翠崑其號始稱謙藏田村氏甲斐
郡內谷村人幼喪父母子四人不能自活依同國花
咲驛井上武右衛門武右善視之安政中授長子翠
巖學資入之江戸湯川安道先生塾時余亦在焉情
好日密居二年余勸之入鷺津毅堂塾一夕訪之書
其讀書繁云不用寒宵映雪晴不須螢火滿囊盛知
君雄志一生業在此韓公三尺檠翠崑欣然曰誓不
負此詩既而頗溺酒色武右不給學資大窮去依同
國人雨宮宗軒於本庄一日遊步于淺草寺奧山見

近世偉人傳
禮集卷之七
三十一
蒲生氏

一美人當壚賣醴酒。翠崑入焉飲醴酒。謂美人曰。醴酒雖旨。不醉無興。願與卿上酒樓。細酌以話衷情。美人辭以壚店不可去。翠崑曰。卿名云何。曰。阿花。曰。卿本宅在何處。曰。在小梅村地橋側。然則一夕訪卿。曰。不幸父昨年死。與母及妹居。願勿辱來訪。語頗似良家女。翠崑爽然別去。語之宗軒。宗軒業醫。嘗識其家。謂翠崑曰。子欲獲阿花乎。我能媒妁之。然不得不暫為醴酒店主人。翠崑欣然曰。諾。宗軒往說其老母。老母亦諾。納幣約定。翠崑不勝欣踊。一夕來告余其實。余曰。子不讀孟子乎。娶妻必告父母。子今不告老母。

又曰此至誠悃幅之誠翠巖何得不慚恆改悔
又曰語々泣人

而娶婦且墜亡父之業而為醴酒店主人。我不欲見如此不孝人。請自今絕交。且子欺我向子云決不負乎。我書檠詩而今如此。且吾聞之子之母贈衣未曾一被之。而投質庫。獲錢買首飾以贈婦人。子之惑溺亦甚。余當時為示書生題賦一詩。請見之。其詩云。吁彼亦人子。豈無母。疾歸遊學千里外。老母寄之衣。未曾一被著。俄然典却之。贈物悅妖婦。連宵呼酒厄。一藝猶未修。日月不遲遲。用何為歸遺。以開老母眉。翠崑一讀而泣。余亦泣。翠崑乃拔短刀擬肚上曰。屠腹以謝過。余曰。我只告子為人子之道耳。屠腹何為不。

若改之。翠巖惆悵廼去。遂使宗軒謝絕。納幣。余乃遺
武右書。復給學資。翠巖再入。驚津塾。勉學數年。學成
歸鄉。維新之初。徵爲甲府徵典館教授。余亦徵爲史
官。翠巖寄書謝曰。往年不從子之規諫。則爲醴酒店
主人而終耳。焉有今日之榮哉。翠崑爲人慷慨。事母
至孝。母病再迎。余療之。明治壬午患眼。就醫於東京。
寓駿臺旅館。一日。余與鷺津問病。翠巖命酒。款待話
舊。而泣。眼久不痊。歸鄉終歿。時年五十左右。
善諷子曰。翠崑少時放蕩不羈。善劍法柔術。嘗夜與
余過東台山下。拔劍斬殺吠犬。又嘗路逢驕麥店壯

丁提燈歸。以柔術拋之數步外。而笑過。其暴如此。然
語及忠孝節義。輒泣。故能割愛於美人也。

豐島洞空曰。翠巖得依子闡。爲全人。其所示書生
題詩。翠巖一讀而泣。子闡亦泣。余今讀之亦輒泣。
因思昔者宋賈存道。誠濟州通判。蔡齋作詩曰。聖
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
報。酒如成病悔何追。蔡齋瞿然起謝。終身未嘗醉
云。可以此此事矣。
太田蘭陔曰。余亦識翠巖。魁然偉丈夫也。嘗禦脫
走兵於峽中。有功云。

石牛傳
石牛傳
蒲生氏

銀田石牛傳

洞曰是其
一異
又曰是其
二異

石牛名稔。銀田氏。石牛其號。越後南蒲原郡下條村。光德寺住僧也。父曰圓空。石牛幼伶俐。圓空授說法。於長子德靜。石牛在側能諳記之。六七歲時嘗登高座。大聲說法。村民驚嘆。年甫十六。入會津若松。日新館學漢籍。既過弱冠。如美濃成戶報土寺修學。又入高倉學寮。平生好吟咏。亦善筆札。當王政維新之時。廢佛之論起。僧侶慨嘆奔走。石牛獨悠然。以挽回佛法為己任。自號護法居士。既而有所悟。土木形骸。不著法衣。終日飲酒。不擇醇醜。然不近女色。村民信。

又曰是其
三異

之。明治壬午東遊。執贄於余。入有為塾。學文詩。周旋於中邨敬宇小野湖山諸名流之間。其學大進。余嘗携詣清國公使館。徐姚諸子大稱其詩。居二年。乃歸鄉。醉放益甚。嘗詣一檀家大醉。遂宿。味爽乘其家人未起。蒼黃歸去。家人曰。師不喫朝飯而去。有何急。乃爾下。婢收蓐。如灌水者淋漓。濕透。蓋醉卧遺尿也。眾乃大笑。戊子五月。岡鹿門北遊。在加茂旅館。石牛訪之。命酒論詩。痛飲。亘三夜。日。鹿門乃贈詩云。稔師耿介頑如石。不敢向人請半錢。稔師胃次虛如鏡。不敢說法苟一言。稔師於酒無朝暮。不敢片時撤盃盤。

近世偉人傳
豐集刀編卷上
二六
蒲生氏

有時冥搜吐奇語。月窟天腸無不穿。口說法華禪三昧。腹蓄般若空大千。三部大乘供驅使。兼諳杜詩與韓篇。一朝挾之游大都。文壇巨公盡愕然。打破松塘與春濤。直鼓餘勇逼湖山。此日酒樓始相晤。醉膽如斗驚四隣。誰道天下無奇士。誰道天下無詩人。古來賢豪多隱遁。曼卿隱酒秘演禪。遁禪隱酒未為足。稔師兼隱詩與文。君不見鹿門老居士。頭白漂泊海北濱。才如屈宋誰識拔。道出羲皇亦沈淪。沽酒相酬醉爾汝。高歌激越如有神。不特酒中有天地。詩中亦自有乾坤。癸巳復余歸展之次。過加茂。訪岡田椿齡。遂

又曰是其
四異

宿焉。乃東詩於石牛云。幽人避暑到溪村。豆莢芋魁好倒樽。流水小橋風月美。詩僧何故不敲門。石牛乃披破衲。鳴屐而來。椿齡見而笑曰。師之著法衣。亦可異。石牛曰。此貧道之禮服也。今夕謁先生焉。得不著之。談笑移刻去。石牛雖放浪。亦有謹飭處。且曾襟洒落。有唐宋詩僧之風。故鄉黨皆愛之。嘗賦詩云。坐卧山間屋。自称我獨尊。清風常入室。明月亦臨門。壺有茅柴在。甑無茶蕙存。一聲時大笑。人道口如盆。此其實錄也。寂時年五十有五。善諷子曰。石牛在余塾。典衣買酒。無日不醉。書生皆

又曰模寫之妙如見
又曰有此
一語石牛
亦可以成
佛矣

近世偉人傳禮集初編卷之上終
不集
二十
蒲生

以其為長者也。敬而不答。石牛醉卧不動。如石牛然。余召之。則拭目。輒來。且每月納俸錢。不後他人。其謹飭亦可稱也。嗚呼。此亦所以協乎佛心也耶。

豐島洞齋曰。石牛置身于物外。毀譽得喪。總不關。哦風咏月。有時大笑。其放浪自適。其亦布袋和尚

類歟。

岡田后得曰。石牛介余入。有為塾。與余甚善。誠奇僧也。亦能書。故佛事外。又以書助酒資云。

近世偉人傳禮集初編卷之上終

010190530421

48-13360

